

叶兆言

恰似你的温柔

小杜向往的浪漫生活

热米拉

卡秋莎

浦来達的痛苦

纪念少女楼兰

别人的房间

不要我你后悔一辈子

关于饕餮的故事梗概

小说六家新作丛书

纪念少女楼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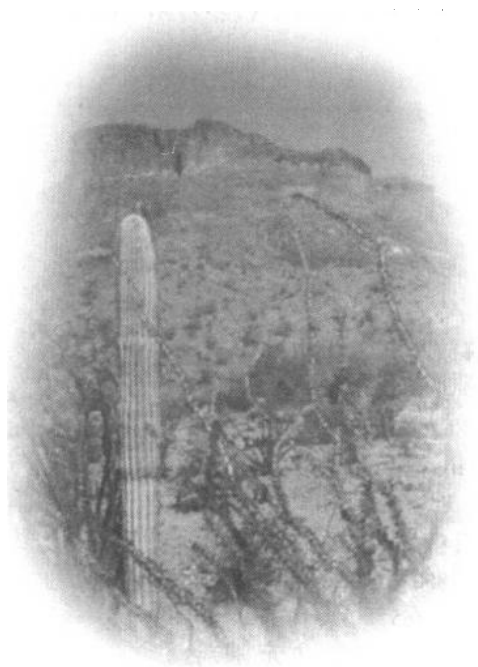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纪念少女楼兰

叶兆言 著

小说六家新作丛书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纪念少女楼兰/叶兆言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1999.12

(小说六家新作丛书)

ISBN 7-5033-1171-1

I. 纪… II. 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4163 号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.625

字数:165 千字 印数:1-10,000

定价:12.80 元(膜)

写在《小说六家新作丛书》出版之前

——兼议小说的民族风格

集束选编出版铁凝、方方、迟子建、刘恒、莫言、叶兆言(女士优先,年龄为序)六位当代著名小说家的新作,无意也无权为他们在当代文坛上确定一个什么位置,推崇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文学风格是策划这套书的本意和初衷。

六位小说家对小说各有自己的追求,形成了独自的风格,他们在小说艺术上的造诣和贡献,这里不想作一一探究,由评论家和读者去细细品评。在此,只想给广大读者说一说编辑出版这一套书的意图。

小说发展至今日,它究竟该如何写,评论家作家仍是智者见智,仁者见仁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说起来也是,写作纯粹是个体精神劳动,怎么写写什么完全是个人的自由。回过来说,小说是写给大众读的,读者是否接受,是否喜爱,对作家和出版者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情。

这六位小说家,可说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,用时髦的话说,他们都是当下非常走红的小说家。当然,眼下走红的小说家不止他们六位(就这套书想推出的也还有余华、池莉,他们的作品已另有他主),选他们六位,是欣赏他们的小说,崇尚他们的风格,读者喜爱他们怕也在于此。

看重他们小说的风格,是他们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美学特征。时下有的人或许对小说的民族风格已表示不屑,似乎民族性与传统守旧已成同义。窃以为小说无论怎样作法,作家创作的灵性,作品描写的人物,叙述的语言方式,传达的艺术精神,无不渗透着民族文化、民族文字和地域风情对作者的熏陶滋养,这种渗透是融入意识浸入血肉的。一部成功的作品往往正是作家得益于此。得益于作家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自觉地接受,能动地把它融为自己的观念和智慧,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,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生活,表现生活,再用自己的作品回报民族。没有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苦难、命运、国民精神,投以深切的关注和切肤的体验、理解,不可能塑造出不朽的文学形象。鲁迅先生一贯提倡文学的地方色彩,他说:“现在的文学也一样,有地方色彩的,倒是容易成为世界的,即为别国所注意。”世界文学画廊,是由各国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学典型所构成;只有具备独特的民族风格,才有可能丰富世界文学的宝库。“只有民族的,才是世界的”,此话不无道理。

注重写人,写活人物,可说是六小说家民族风格的特征之一。“略貌取神”、“以形写神”是中国小说的传统,也是我国文学和艺术区别于西方的重要标志。如今我们常

常不绝于口顶礼膜拜的西方文学风格，恰恰是我们的祖先所创立。我们先辈对绘画、诗词、散文、小说的艺术追求，向来以写意、传神为最高境界。当西洋画沉溺于写实、摹仿，以逼真细腻地再现描绘对象乃至乱真为艺术追求时，中国画早就走着自己重写意、讲神味、求气韵的道路。绘画如此，小说也亦然。清人沈宗骞说：“作者若但求之形似，则方圆肥瘦，即数十人之中，且有相似者矣，乌得谓之传神？今有一人焉，前肥而后瘦，前白而后苍，前无须髭而后多髭，乍见之或不能相识，即而视之，必恍恍曰，此即某某也，盖形虽变而神不变也。故形或小失，犹小可也，若神有少乖，则竟非其人矣。”他把“略貌取神”的美学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六位小说家的小说，写人物堪称高手。读他们的作品，吸引你的不是故事的曲折，不是事件的重大，也不是题材的新颖，而是人物的鲜活。随着那不惊不乍不露声色的叙述，你会不知不觉被作品中的人物所牵动，或喜，或忧，或气，或怒，或乐，或哀，不能自己。

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是六小说家民族风格的又一特色。我国古代称小说是“小道”、“小家珍说”，是“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”，是“丛残小语”，尽管不无偏颇，但却道明了小说源于社会底层百姓的“琐屑言谈”，与底层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本质。六位小说家似乎对小说本质的理解不约而同，他们好像都不太喜欢热闹，他们很少甚至几乎不涉猎直接描写国家命运、民族兴亡、时代洪流、指点江山的大作品；他们似乎也不迷恋自我、欣赏自我，陶醉自我，不见有自恋情结；他们也不沉醉于旧纸堆里，拣一些

陈谷旧糠花样翻新。他们耐得住寂寞，但又不冷漠，丝毫不敢懈怠，时刻关注着平民百姓的生活，把全部的热情投注在小人物身上。正是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，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节总关情。”他们虽不在“衙斋”，也不为“州县”一官半职，只是纯粹的文人，但他们视关注百姓的个人生活世界，勘察身边人的生存状态，探究平民心灵的内在事件和隐秘情感，抚摸日常各个角落的土地为平生己任和乐事。因此他们赢得了丰富广阔的生活源泉，不断地发现和发掘艺术的矿藏，以自己的一个个鲜活的“这一个”，繁荣着文学的画廊。

平实动感而富有韵味的语言是六小说家民族风格的另一特色。中国小说发源于说话，崔道怡说，小说是“说”出来的。无论作品里叙事的主体是谁，他都是在说。这话很在理。语言是小说的基本要素，小说的色彩、品位、趣味和可读性，往往取决于小说的语言。有人说，音乐是人与自然的对白，是人对自然的感悟而产生的心声。读这六位小说家的小说，你也会感受到一种声音的旋律在流动，它也是小说家对生活的感悟而产生的心声。这种心声是叙述，是倾诉，它会带着汉语言特有的声和形，让你听到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，感受到一幅幅动感的画面。

中国当代作家能胸怀走向世界的意愿，敢睁大眼睛顾盼诺贝尔文学奖，其胆气和精神值得赞赏。但中国作家不用英语写作，中国文学便进入不了世界行列的说法却不敢苟同。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，一个作家的作品，首先是写给自己民族的人民读的。中国老百

姓在茶馆、酒肆、街头巷尾的聊天、侃大山、摆龙门阵，惟汉语语言方能惟妙惟肖地传达其中的神韵，达到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的效果。用英语来写中国百姓的生活，不知如何能写出那些富有个性的语言特色，写出那些风趣幽默的乡言俚语的风味。

前面已作交待，六位小说家的具体作品，这里不作一一介绍，请读者们细细去品评。上述的分析，也不过一孔之见，一己之得，未必恰当，权当抛砖引玉，若有不妥，还望六位作家海涵，请读者见谅。

黄国荣

1999年9月18日于黄寺宿舍

目 录

写在《小说六家新作丛书》出版之前 黄国荣 （1）

■ 恰似你的温柔 （1）

■ 小杜向往的浪漫生活 （13）

■ 热米拉 （25）

■ 卡秋莎 （45）

■ 浦来遼的痛苦 （61）

■ 纪念少女楼兰 （73）

■ 别人的房间 （119）

■ 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（181）

■ 关于饕餮的故事梗概 （195）

后 记 （265）

恰似你的温柔



坐在前排的朱越随手拧开音响旋钮，小车里顿时全是蔡琴温柔的歌声。正在开车的王建对于音响似乎很精通，羡慕地说：“海明，这车的音响真好，多少钱？”黄海明坐在后排，伸了伸腰说：“没多少，全部加起来，大概一万出头，确切数字我也说不清。”小车里一共四个人，还有一位是赵忠冬，他不无妒意地看了黄海明一眼。

车上的四个人是中学同学。朱越八年前去了深圳，春节回南京探亲，假期结束，此刻正在去机场的路上。送她的三位老同学，当年都是朱越的追求者。时过境迁，都还有些旧情不断，今天凑到一起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两天前，朱越在路上无意中遇到了王建，老同学多年不见，站在路边热情洋溢地说了一会儿话，王建知道她说走就要走了，想请吃饭已经来不及，便说好到用时用桑塔纳送她。王建是省级机关的司机，用车很方便。他觉得自己一个人送朱越，有些不太妥，便打电话给在报社工作的赵忠冬，赵忠冬一听说朱越的名字，十分激动，拦了辆出租车直奔王建家。到了王建家，两人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，眉飞色舞谈了一阵子朱越，赵忠冬知道黄海明前不久

刚换了新车，立刻用王建的手机给他挂电话，说朱越回来了，还不赶快让他的新车露一手。黄海明想推托，赵忠冬说：“别装孙子，要说有事，这年头谁还没点事！”

小车上了高速公路，王建已经开了许多年的车，感叹说：“车好车坏，一上高速公路，全现出来了。我开过一次奔驰，告诉你们，绝对两回事，那感觉完全不一样。”车速现在很快，不断超车，朱越有些紧张，让王建开慢一些。大家突然都不说话。一时间，小车里的气氛，有些沉闷。黄海明干咳了一声，是那种很勉强的咳嗽声，听上去怪怪的。大家都笑了，一笑就止，因为不想让黄海明尴尬。王建不得不找些话说，问正在播放的歌曲，叫什么名字。黄海明说：“不瞒你说，这曲子天天听，还真不知道叫什么。”朱越笑着解释，说这是台湾歌星蔡琴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KTV包厢里成天唱。

黄海明笑了，说自己很少去 KTV 包厢。赵忠冬忍不住了，说你黄海明这不是贼喊捉贼，开夜总会的老板，说出这种话，蒙我们，还是蒙自己。黄海明说：“我蒙你干什么，你不信拉倒。”赵忠冬于是问他，前一阵报上登的公安人员突击检查他的夜总会，是怎么回事。黄海明说，检查嘛，总难免，那么大一个夜总会，混进个别坏人，很正常。他怕别人不相信他的话，又强调说自己连夜总会都很少去，虽然他是老总，但是很多事，并用不着他亲自过问。

朱越说：“海明这话我信，譬如杀猪的，也不一定天天吃猪肉。”

大家都笑起来，黄海明也笑，说：“朱越，你是帮我，还

是骂我？”

朱越说：“当然是帮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人都是势利眼，我当然得站在财大气粗的这一边。”

黄海明说：“在深圳人眼里，我能算什么大老板。南京是小地方，我也只是一个小老板。”

朱越随口说：“别哭穷，我又不跟你借钱。”

黄海明也要贫嘴，说：“我还想跟你借钱呢。”

王建说：“说的都是什么话，朱越说这话，那不是给深圳人丢脸，深圳人还没钱，没听说随便挑一个垃圾箱里，都能捡到一百块钱一张的大票子。还有你海明，你老实说说，现在一共养了几个小蜜？”

黄海明和朱越曾经谈过恋爱。中学毕业以后，很多同学都下了乡，黄海明留在城里，分配在一家饮食店卖馄饨。老同学常到他那里去占便宜，吃馄饨只付一半的钱。黄海明有一阵子很乐意老同学去找他，那年头大家都穷，嘴馋了要吃，不敢上大馆子，便到黄海明那里去凑合。有一次，朱越和母亲一起去吃馄饨，吃完了，黄海明不肯收钱，朱越母亲说：“你不收钱，不等于就是公家请客。”客气了半天，说什么也不行，一定要付，连半价的优惠也不要。

从那以后，黄海明一看见老同学去找他，心里就有疙瘩。脸上开始不太好看，大家被他弄得有些狼狈，想不就是一两碗馄饨，不给面子就不给面子。渐渐地，大家口袋里都有了些钱，故意跑到他店里去点这点那，也不和他打招呼。黄海明知道是故意羞辱他，便发狠要做出些事情。

恢复高考后，大家一窝蜂考大学。结果四个人中，就赵忠冬考上了，黄海明和朱越在同一个补习班，后来又在

同一个考场，都落了榜，两人互相安慰，便搞起了对象。朱越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班上有一半的男孩子都喜欢她。要喜欢也只是偷偷地喜欢，后来知道黄海明和她谈成了对象，心里面酸酸的，全不是滋味。赵忠冬和王建是好朋友，暑假回南京，到王建那去玩儿，谈过去学校发生的事情，说到临了，不服气地说：“黄海明这小子运气真不错，你说朱越怎么就看上他了，人比人，气死人。”王建问他这话什么意思，是谁气死谁了。赵忠冬仗着自己上了大学，底气足，觑着脸说：“当然黄海明气死我了，不瞒你王建，我喜欢朱越，在大学宿舍里做梦的时候，老想着她。”

王建也喜欢朱越，只是不好意思像赵忠冬这样说出来。心中秘密既然已经流露出来，赵忠冬干脆一吐为快，厚颜无耻地告诉王建，说自己如何没出息，早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已偷偷地喜欢上朱越。他和朱越在小学时就是同学。王建笑赵忠冬够不要脸的，人家都说中学生早恋，想不到他还是小学生，就已经早恋了。赵忠冬说这还不叫早恋，早恋是指两个人已经好上了，你来我往，而他是单相思，是我有心，她无意。王建说：“你这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赵忠冬也不生气，苦笑说：“凭什么我就是癞蛤蟆，凭什么他黄海明就不是？”

王建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们都是他妈的癞蛤蟆！”

赵忠冬解嘲说：“那黄海明这只癞蛤蟆，可是吃到了天鹅肉。”

赵忠冬大学毕业一年之后，才听说黄海明和朱越已经分手，心里不由得又活动了一阵，那时候，他已经有了

女朋友，虽然尚未结婚，和结婚也没什么区别。王建还没有谈对象，心里有点儿意思，却没有勇气吃天鹅肉。和赵忠冬不一样，既然他把喜欢朱越的感情隐藏得很好，那么干脆继续隐藏下去。爱可以有多种，像他这种把爱深藏在心中，也挺好。倒是赵忠冬心直口快，结婚后，和老婆有什么矛盾，找王建倾诉，说到临了，总是后悔，后悔自己当时没有鼓起勇气去找朱越，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，现在想离婚也来不及了。

王建气鼓鼓地说：“想得臭美，就算你当时去找她，她未必会嫁给你！”

从一开始，朱越的母亲，这位机关中的女知识分子，就看不起黄海明。她始终觉得女儿选择的对象没有文化。不用说她看不起他，就连黄海明也看不起自己。社会风气日新月异，中学毕业的时候，只要能留在城里，就足以让人羡慕。男人的价码不停地在变，渐渐地，人们谈对象，看重的是国营单位职工，再下来是大学生，最后看口袋里有多少钱。黄海明觉得自己如果是女孩子，也不会看中像他这样一个馄饨店的跑堂儿。他和朱越谈恋爱的时候，朱越常常要提醒他，让他不要老是看不起自己。

朱越说：“我对你从来没失去过信心，为什么你自己总是信心不足？”黄海明一想到朱越，便从心灵深处涌出一股蜜意柔情。多少年来，惟一能给他安慰的就是朱越。高考落榜，她若无其事地鼓励他接着再考，考不上，陪他一起去公园散步。朱越并不太为自己考不上大学感到沮丧，对于她来说，虽然来自家庭的压力很大，但是真考不上也就拉倒，这世界上，很多人都没上过大学，为什么偏

偏应该他们非得上。朱越一直认为黄海明是个有事业心的人，只要他保持勇气，坚定信心，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男子汉。

是朱越的爱给了黄海明奋斗的勇气。不过他的运气，刚开始总是很糟糕，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。终于试探着涉足商海，屡战屡败，做一笔，赔一笔。有一阵，他承包了馄饨店，搞的全店职工怨声载道，到年底的那几个月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朱越的母亲一见到黄海明，脸色立刻就挂下来，眼睛忍不住往别处看，鼻子里流露出来的，全是鄙夷的冷气。就是在大热天，见了这位未来的丈母娘，黄海明也仍然感到冷，忍不住就要打喷嚏流鼻涕。每次去朱越家，黄海明都觉得自己缺少做人的尊严。他躲在朱越身后，小心翼翼，尽量不说一句多余的话。朱越的母亲对做生意并没什么恶感，她的思想在这方面很开放，然而做生意和赚钱，在她的印象中，应该是同义词，黄海明老是赔钱，做什么生意都是糟蹋银子，朱越母亲越发看不起他。

朱越的姐夫开了一家服装店。有一阵子，生意出奇火爆，十天半月便去广州进货。过年了，朱越的姐夫每人送了件新衣服，又专门孝敬丈母娘一台当时刚出现的石英管取暖器。一家人聚一起过节，喝酒，吃菜，打麻将，热热闹闹。朱越母亲对两个女婿态度截然不同，有些做法很过头，连朱越的姐姐都看不过去。那时候，黄海明和朱越已经领了结婚证书，正准备办喜事，朱越看出他心里不痛快，恨他有些窝囊，丈母娘这样对他，他仍然能够厚着脸皮忍受。